

古代汉语

江西师范学院中文系古代语文学组编写

萍乡市教研室赠

古 代 汉 语

江西师范学院中文系《古代汉语》编写小组

一九七七年八月

毛主席语录

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

为什么语言要学，并且要用很大的气力去学呢？因为语言这东西，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功不可。

我们还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由于我们没有努力学习语言，古人语言中的许多还有生气的东西我们就没有充分地合理地利用。当然我们坚决反对去用已经死了的语汇和典故，这是确定了的，但是好的仍然有用的东西还是应该继承。

目 录

- 一、单音词和复音词…………… (1)
- 二、古今词义的差异…………… (6)
- 三、同义词…………… (11)
- 四、本义，引申义…………… (17)
- 五、古音通借…………… (22)
- 六、古今字，异体字，繁简字…………… (26)
- 七、一字异读…………… (32)
- 八、反切…………… (36)
- 九、句法…………… (39)
- 十、实词的活用…………… (54)
- 十一、文言虚词(一)…………… (63)
- 十二、文言虚词(二)——语气词…………… (107)
- 十三、诗词格律…………… (119)
- 十四、工具书概说…………… (140)

一、单音词和复音词

一个字表示一个意义，这个字就是一个单音词。两个字或者更多的字表示一个意义，这两个字或者更多的字就是复音词。在古代汉语中，大量的词都是单音词，复音词较少。而复音词中绝大多数都是双音词。双音词有下面四种类型。

(一) 联绵字

联绵字是双音的单纯词，又叫谜语。（宋张有《复古编》叫联绵字，明方以智《通雅》叫谜语。）这些联绵字都具有单一的意义，如“犹豫”，“窈窕”，“参差”，“从容”。“须臾”，“鬻发”，“栗烈”之类。

许多联绵字由于语源相同，意义也有共同之点。如“葫芦”、“螺赢”（细腰蜂）都指圆形细腰的东西，“徘徊”、“彷徨”、“盘桓”都有进退不定的意思，“蒙茏”、“矇眈”、“朦朧”、“朦朧”都有模糊不清的意思。

许多联绵字有不同的写法。例如：

倜傥，俶傥；

仿佛、彷彿，髣髴；

徘徊，裴回；

彷徨，徬徨，旁皇，方皇；

匍匐，扶伏，扶服，蒲伏，蒲服。

联绵字的前后两个字多数有双声或叠韵的关系。（两个字的声母相同叫双声，两个字的韵部相同叫叠韵。古人所谓同韵可以不包括介音，即主要元音相同，或者主要元音带韵尾相同。）如“偶儻”、“仿佛”都是双声，“徘徊”、“彷徨”、都是叠韵。没有双声、叠韵关系的，如“扶摇”、“葡萄”。有的因声音变迁改变了双声、叠韵的关系。如“匍匐”本为双声，现代普通话变为叠韵；“蟋蟀”本为叠韵，现代普通话没有双声、叠韵的关系了。

对联绵字，不能拆开去理解。前后两个字只有标音作用，不能单独表示意义。有的有音无义，有的单用时有意义。如果按单字的意义去理解，就会出错。例如：

宋人有请为燕王以棘刺之端为母猴者。（《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史记·项羽本纪》）

“母猴”、“沐猴”就是“猕猴”，都是一音之转。如果按“母”字、“沐”字的意义去理解，就大错而特错了。

（二）叠 字

即古人所谓“重言”（《通雅》有“重言”一类）。这类双音词一般是用来摹写物态或拟声的。例如：

昭昭，昏昏，冥冥，赫赫，峣峣，皦皦，榛榛，狺狺，纷纷，翩翩，恂恂，区区。——以上摹写物态。

坎坎，冲冲，关关，啾啾。——以上拟声。

(三) 添头或带尾

一个字的前头加词头，或一个字的后头带词尾。例如：

忧心有忡。（《诗·击鼓》）

当舜之时，有苗不服。（《韩非子·五蠹》）

至于今者，学识英博，非复吴下阿蒙。（《三国志·吕蒙传》注引《江表传》）

家中有阿谁？（古乐府《十五从军征》）

堂上启阿母。（《焦仲卿妻》）

阿爷无大儿。（《木兰诗》）

“有忡”相当于“忡忡”，“有苗”即指苗族。“有”字是词头。“阿蒙”即指吕蒙，“阿谁”就是“谁”，“阿母”、“阿爷”这类称呼，后世还沿用。“阿”字是词头。

常见的词尾是“然”、“焉”、“乎”、“尔”、“如”等。例如：

庞然大物也。（柳宗元《黔之驴》）

惻惻然莫相知。（同上）

禹、汤罪己，其兴也淳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
（《左传》庄公十一年）

郁乎苍苍。（苏轼《前赤壁赋》）

或操觚以率尔。（陆机《文赋》）

天下晏如也。（司马相如《难蜀父老》）

(四) 复 合

两个有意义的字构成一个复合词。这类双音词古代已经相当多。例如：

诸侯，列侯，文学，法令，朝廷，黔首，天下，百姓，三老，大夫，博士，将军，匹夫，丈夫，车骑，徭役，黄昏，人定，道德，智谋，气力。

上古汉语基本上都是一字一义，后来由单音词演变为许多双音复合词。值得注意，有些连用的两个单音词后来演变为一个双音词。例如：

国家——《左传》桓公二年：“吾闻国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国家”是两个词，指“国”和“家”。柳宗元《封建论》：“今国家尽制郡邑，连置守宰，其不可变也固矣。”“国家”是一个词，即指“国”。

寻常——《韩非子·五蠹》：“布帛寻常，庸人不释。”“寻常”是两个词，八尺为“寻”，两寻为“常”。刘禹锡《乌衣巷》：“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寻常”是一个词，表示“平常”的意思。

古代双音词少，而现代双音词多。有些古代两个连用的单音词容易被误会为一个双音词，错误地理解为现代的意义。例如：

身体——《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墨子者，显学也。其身体则可，其言多不辩。”“身体”是两个词，表示亲身实

践的意思。成语“身体力行”的“身体”也是这个意思。

妻子——《通鉴·赤壁之战》：“子布、元表诸人各顾妻子。”“妻子”是两个词，指妻子和子女。

地方——《韩非子·五蠹》：“古者文王处丰、镐之间，地方百里。”《战国策·齐策》：“今齐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地方”是两个词，“地方百里”是土地方圆百里，“地方千里”是土地方圆千里。

首领——杨诤《报孙会宗书》：“岂意得全其首领，复奉先人之丘墓乎？”“首领”是两个词，表示“头”和“颈”。

指示——《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壁有瑕，请指示王。”“指示”是两个词，“指示王”是“指以示王”，即“指给大王看”。

有些复合词由两个意义对立或并列的字构成，但偏于一个字的意义，另一个字只有陪衬作用。这种复合词叫偏义词。如上面讲到的“国家”，作为一个复合词，只表示“国”字的意义。又如：

缓急——《史记·仓公列传》：“生子不生男，缓急无可使者。”“缓急”偏义在“急”。

异同——诸葛亮《出师表》：“陟罚臧否，不宜异同。”“异同”偏义在“异”。

作息——《焦中卿妻》：“昼夜勤作息。”“作息”偏义在“作”。

市朝——《史记·孟尝君列传》：“日暮之后，过市朝者，掉臂而不顾。”“市朝”偏义在“市”。

二、古今词义的差异

很多古代汉语的词是现代汉语不用的，如“豚”、“鬻”、“啮”、“嚙”之类。其中有许多是现代汉语字典词典查不出的。阅读古书时，遇到这类词，可以依靠字典解决。如果普通字典查不出，可以查大字典。

大量汉语的词是古今所同的。但其中许多词的意义古今有差异（这里说的今义也往往包括晚近的意义），只有“鸡”、“牛”、“耕”、“耘”之类，古义和今义没有什么出入。一个词，如果古义和今义有差异，读古书的人用今义去解释，就不免扞格难通，或者望文生训，牵强附会。下面分三种情形来谈。

（一）有些词，古义和今义不同。读古书时，如果以今义当古义去解释，就会出错。例如：

走——古义是“跑”。《新序·杂事》：“叶公见之，弃而还走，失其魂魄，五色无主。”又用于使动。《汉书·宣帝纪》：“斗鸡走马。”今义是“步行”。

去——古义是“离开”。《诗·硕鼠》：“逝将去女（汝）。”《左传》僖公二十八年：“使申叔去谷，使子玉去宋。”今义是“到别的地方去”。“去”字带宾语，古义和今义正相反。

偷——古义是“苟且”，即不认真，不严肃，马虎随便。《商君书·农战》：“善为国者，仓廩虽满，不偷于农。”今

义是偷窃。

稍——古义是“渐”。《史记·项羽本纪》：“项王乃疑范增与汉有私，稍夺之权。”《汉书·苏武传》：“稍迁至移中厩监。”有时叠作“稍稍”，表示“渐渐”。《汉书·食货志》：“稍稍置均输以通货物。”今义“稍”是“略微”。

完——古义是“完全”，“完整”。杜甫《石壕吏》：“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今义是“完毕”（如“完工”）、“完纳”（如“完税”）。

乖——古义是“违背”，“不顺”。《荀子·天论》：“则父子相疑，上下乖离。”杜甫《夏日叹》：“上苍久无雷，无乃号令乖。”今义表示“乖巧”。

快——古义是“愉快”，“高兴”。李斯《谏逐客书》：“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天下不以非郑尹而快孙子。”今义是“锐利”（如“快刀”），又是“慢”的反面。

卑鄙——古义是“卑贱鄙陋”，即地位低而又粗野。诸葛亮《出师表》：“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今义是“人格低下”。

封建——古义是“封国土，建诸侯”，即古代天子把土地分封给诸侯的制度。柳宗元有《封建论》，这里说的封建制是对于郡县制而言的。今义是封建主义的社会制度，即以封建地主剥削农民（或农奴）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制度。

交通——古义是“勾结”。晁错《论贵粟疏》：“因其富厚，交通王侯。”今义是运输事业和邮电事业的总称。

上面一些单音词，有的用在现代复音词中作为词素，或用

在现代成语中作为组成成分还保留古义，如“走狗”、“走马观花”的“走”，“去就”、“去留”、“何去何从”的“去”，“偷懒”的“偷”。“完全”、“完整”、“完备”、“完善”的“完”，“乖僻”的“乖”，“愉快”、“大快人心”的“快”。

(二) 有些词古今词义近似，因而最易混同。例如：

劝——古义是“勉励”，“鼓励”。《荀子》有《劝学篇》。晁错《论贵粟疏》：“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也。”今义是“规劝”。

购——古义是“悬赏徵求”或“重金收买”。《史记·季布列传》：“高祖购求布千金。”《汉书·高帝纪》：“乃多以金购豨将，豨将多降。”柳宗元《永某氏之鼠》：“购僮罗捕之。”今义是“购买”。

好——本是“貌美”的意思。《战国策·赵策》：“鬼侯有子而好。”《史记·滑稽列传》：“是女子不好。”后来表示“坏”的反义。

告诉（告愬）——古义是“诉说痛苦或冤屈”。司马迁《报任安书》：“深幽圜圜之中，谁可告愬者？”李密《陈情表》：“欲苟顺私情，则告诉不许。”今义“告诉”是“告知”。

(三) 有些词，古义和今义有同有异。阅读古书时，要注意异的方面。下面举一些例子，着重指出古义是今义所没有的。

谒——古今都有“拜见”的意义。古义还表示“告诉”，“报告”。《韩非子·五蠹》：“楚之有直躬，其父窃羊而谒之吏。”还表示“请”。《后汉书·廉范传》：“邓融备礼谒范

为功曹。”还表示“名帖”。《史记·酈生列传》：“使者惧而失谒。”

报——古今都有“告知”、“报答”、“报复”的意义。古义还表示“判决”。《韩非子·五蠹》：“报而罪之。”还表示“答复”。司马迁《报任安书》：“阙然久不报，幸勿为过。”

爱——古今都有“喜爱”的意义。古义还表示“吝惜”，“舍不得”。《左传》昭公二十年：“臣不敢爱死。”《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太后岂以为臣有爱不相魏其！”

祥——古义除表示“吉利”外，还笼统地表示吉凶的预兆。《左传》僖公十六年：“是何祥也？吉凶焉在？”

恶——古义除表示“善”的反面以外，还表示“美”的反面。《荀子·天论》：“田蕨稼恶。”《战国策·赵策》：“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于纣，纣以为恶。”柳宗元《永州韦使君新堂记》：“公之择恶而取美。”

少——古义除表示“多”的反面以外，还表示“略微”。《战国策·赵策》：“少益嗜食。”又：“太后之色少解。”贾谊《治安策》：“然而天下少安，何也？”

假——古义除表示“真”的反面以外，还表示代理或副贰〔官职〕。《史记·陈涉世家》：“乃以吴叔为假王。”《后汉书·班超传》：“以超为假司马。”

文章——古义除表示文辞外，还表示华美的色采或花纹。《庄子·逍遥游》：“瞽者无以与乎文章之观。”《楚辞·九章·橘颂》：“青黄杂糅，文章烂兮。”

仅——唐朝人用“仅”字，常常表示“将近”，“差不多”。

杜甫《泊岳阳城下》：“山城仅百层。”韩愈《张中丞传后序》：“初守睢阳时，士卒仅万人，城中居人户亦且数万，巡因一见问姓名，其后无不识者。”

取——唐诗宋词中常常用作助词，放在动词后。李白《金陵酒肆留别》：“请君问取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杜甫《客至》：“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馀杯。”辛弃疾《水龙吟》：“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揆英雄泪？”

三、同 义 词

古代汉语中有很多同义词。由于大量的词都是多义词，因而所谓同义只是部分意义相同。例如：

诛，戮——都有“杀戮”的意义。《商君书·更法》：“伏羲神农，教而不诛。”《史记·项羽本纪》：“梁父即楚将项燕，为秦将王翦所戮者也。”“诛”的对象还可以是物，如《楚辞·卜居》：“宁诛锄草茅以力耕乎？”这个“诛”字作“铲除”讲，“戮”字不能这样用。“诛”还有“谴责”的意义，《国语·晋语》“臣诛于杨干。”“戮”还有“侮辱”的意义，《左传》文公六年：“贾季戮舆骈。”又“戮力”作“并力”讲，《史记·项羽本纪》：“将戮力而攻秦。”

遇，逢，遭——都有“碰见”的意义。《史记·项羽本纪》：“道遇齐使者高陵君显。”古乐府《十五从军征》：“道逢乡里人。”《史记·管晏列传》：“遭之途。”但“遇”还有“待遇”的意义，《史记·魏公子列传》：“然公子遇臣厚。”“逢”还有“迎”的意义，《史记·项羽本纪》：“于是大风从西北而起，……逢迎楚军。”这里逢迎连用。“遭”字后来较多地用于遭受不幸的事，如邹阳《狱中上梁王书》：“恐遭此患也。”

回，还，反——都有“回来”、“回去”的意义。但各有不同的意义。《楚辞·离骚》：“回朕车以复路兮。”李白

《蜀道难》：“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

“回朕车”、“六龙回日”的“回”是“掉转”的意思，“回川”的“回”是“回旋”的意思。《史记·晋世家》：“重耳受其食，还是璧。”“还”是“归还”。《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公子受飧反璧。”“反”也是“归还”。《韩非子·五蠹》：“法趣上下四相反也。”“反”是“颠倒”。

词，辞——在言词或文词的含义上，二者是同义词。《史记·儒林列传》“是时天子方好文词”，“文词”《汉书·儒林传》作“文辞”。但诗词的“词”，推辞的“辞”，各不相通。

叙，序——在序文的含义上，叙，序通用。本来用“叙”，后来写作“序”。在次序的含义上，“叙”通常作动词，表示使有次序，如“叙功”是按功劳大小给以奖励。“序”通常作名词，表示次序。至于庠序的“序”，赠序的“序”，都不能用“叙”。

拊，抚——都有“抚摩”、“击拍”的意思。《左传》宣公十二年：“王巡三军，拊而勉之。”《楚辞·九歌·东皇太一》：“抚长剑兮玉珥。”拊，抚都是“抚摩”的意思。《楚辞·九歌·东皇太一》：“杨枹兮拊鼓。”《三国志·鲁肃传》：“权抚掌欢笑。”拊、抚都是“击拍”的意思。后来“抚”多用于抽象意义，如“抚恤”、“抚养”、“安抚”、“巡抚”都用“抚”。

许多同义词是大同小异的。分析起来，都有细微的差异。例如：

告，诉（愬）——都表示“告知”的意思。但“告”是一般的告知，而“诉”是诉说痛苦或冤屈。萧统《文选序》：“壹郁之怀靡愬。”苏轼《前赤壁赋》：“如泣如诉。”“愬”、

“诉”都不是一般的告知。

逝，往，去——都有“离去”的意义。但“逝”只表示离去，一般不指明目的地，如《史记·高祖本纪》：“吾亦从此逝矣。”“往”是有目的地的，尽管后面没有直接带宾语，如《史记·滑稽列传》：“豹往到邳。”又：“西门豹往会之河上。”又“逝”有长期离去的意思，甚至有一去不复返的意思，如司马迁《报任安书》：“则长逝者魂魄，私恨无穷。”“去”字有时只表示离去，不带宾语，如《新序·杂事》：“托仆夫而去。”有时指明从哪里离去，后面带宾语，如《左传》僖公二十八年：“使申叔去谷。”

徵（征），辟，召——都有“上召唤下”的意义。“徵”和“辟”多用于召某人来授以官职的意义上。但二者又有差异。“徵”是朝廷（天子）召他来，如李固《遗黄琼书》：“近鲁阳樊君被徵初至，朝廷设坛席，犹待神明。”《后汉书·王充传》：“肃宗特诏公车徵。”“辟”是三公以下的官府召他来，如《后汉书·张衡传》：“连辟公府，不就。”（公府，太尉、司徒、司空三公府。）“召”的使用范围更广，朝廷与公府召唤都能用“召”。还用于一般的上召唤下，不限于朝廷、官府的“召”。如《史记·项羽本纪》：“梁召籍入。”又：“梁乃召故所知豪吏。”又《陈涉世家》：“召令徒属。”

有些同义词，泛称则同，特指则异。例如：

筵，席——笼统地说，都是席子。但“筵”是铺在底下的，而“席”是铺在筵上面坐的。《诗·行苇》：“肆筵设席。”

（肆，陈列。》后世席地而坐的习俗变了，二者没有区别了，但铺在床上的叫“席”，不叫“筵”。